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归善斋《尚书》十诺章句集解

下卷

SENTENTIAL VARIORUM ON
TEN ADMONISHMENT IN SHANGSHU

4253.04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归善斋《尚书》十诰章句集解

下卷

SENTENTIAL VARIORUM ON
TEN ADMONISHMENT IN SHANGSHU
尤韶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 下 卷 ·

周书 召诰第十四	1821
成王在丰，欲宅洛邑	1822
使召公先相宅	1832
作《召诰》	1835
《召诰》	1839
唯二月既望	1846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	1859
唯太保先周公相宅	1863
越若来，三月唯丙午朏。越三日戊申，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1868
厥既得卜，则经营	1874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	1878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	1885
则达观于新邑营	1891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1894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1901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1905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1913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	1918



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1933
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1937
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	1941
唯王受命，无疆唯休，亦无疆唯恤	1949
呜呼！曷其奈何弗敬	1953
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	1957
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	1966
厥终，智藏瘝在	1970
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	1973
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1977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	1981
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	1995
今相有殷	1999
天迪格保，面稽天若	2002
今时既坠厥命	2006
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考	2009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	2015
呜呼！有王虽小，元子哉，其丕能减于小民今休	2019
王不敢后，用顾畏于民曷	2027
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	2031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	2040
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	2046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2050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2054
节性，唯日其迈	2065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2069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2076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唯有历年	2086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唯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2089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唯有历年	2093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唯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2097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唯兹二国命，嗣若功	2100
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2105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	2117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唯王其疾敬德	2121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2128
其唯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2132
亦敢殄戮用乂民	2140
若有功，其唯王位在德元	2143
小民乃唯刑，用于天下，越王显	2149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 式勿替有殷历年	2153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2161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	2165
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2175
王末有成命，王亦显	2179
我非敢勤，唯恭奉币，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2183
周书 洛诰第十五	2187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	2188
作《洛诰》	2198
《洛诰》	2201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	2207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2223
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	2229
予唯乙卯，朝至于洛师	2233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唯洛食	2242
我又卜瀍水东，亦唯洛食，俘来，以图及献卜	2248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	2252
公既定宅，俘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	2262

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	2266
拜手稽首海言	2270
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	2274
予齐百工，俘从王于周，予唯曰，庶有事	2295
今王即命曰，记功，宗以功作元祀	2300
唯命，曰汝受命笃弼，丕视功载，乃汝其悉自教工	2306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2313
无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绝	2319
厥若彝，及抚事，如予，唯以在周工	2323
往新邑，俘向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辞	2330
公曰，已！汝唯冲子，唯终	2335
汝其敬识百辟享，亦识其有不享；享多仪，仪不及物，唯曰	
不享	2346
唯不役志于享，凡民唯曰不享，唯事其爽侮	2352
乃唯孺子，颁朕不暇听，朕教汝于棐民彝	2356
汝乃是不穫，乃时唯不永哉	2366
笃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废乃命	2369
汝往，敬哉，兹予其明农哉，彼裕我民，无远用戾	2374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	2378
公称丕显德，以予小子扬文武烈	2396
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师	2400
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	2404
唯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2409
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	2416
予冲子，夙夜毖祀	2420
王曰，公功棐迪笃，罔不若时	2423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	2431
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敕公功	2440
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	2445
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	2450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肃，将祇欢	2454
公无困哉，我唯无敎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2462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2467
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2483
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殷献民	2487
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2495
曰，其自时中义，万邦咸休，唯王有成绩	2499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	2503
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俘来毖殷，乃命宁	2510
予以钅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2520
予不敢宿，则禋于文王、武王	2526
惠笃叙，无有遘自疾，万年厌于乃德，殷乃引考	2531
王俘殷乃承叙万年，其永观朕子怀德	2536
戊辰，王在新邑	2541
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唯告 周公其后	2554
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2559
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	2564
在十有二月，唯周公诞保文武受命，唯七年	2569
 周书 康王之诰第二十五	2576
康王既尸天子	2577
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	2588
《康王之诰》	2592
王出，在应门之内	2594
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	2609
皆布乘黄朱	2614
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	2617
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	2622
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	2626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2636
唯周文、武诞受美若，克恤西土	2641
唯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	2645
今王敬之哉	2652
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	2655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	2659
唯予一人钊报诰	2670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	2674
底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	2680
则亦有熊黑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2683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	2687
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	2691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2696
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2701
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	2704
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	2708
王释冕，反丧服	2720

· 下 卷 ·

周书 召诰第十四

《尚书句解》卷八《周书·召诰第十四》

（元）朱祖义撰

召诰第十四（此篇乃成王欲宅洛邑，使召公相宅，因作诰以进戒成王也）。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是时欲都洛，而卒不果迁。至成王、周公乃成武王之志，建都洛邑。而所营洛有二所，瀍水之西则建以为都而居九鼎，谓之邦郛。又谓之东都，又谓之王城，取其天下之中，四方朝贡道里均焉。瀍水之东，则以迁顽民，谓之成周，又谓之东郊，取其密迩王室，可以驯服其心焉。然则，洛邑既成，成王果都此乎？曰，成王，实都镐京，特来往朝诸侯，祀清庙于此。《诗·鱼藻》刺幽王曰“王在在镐”，是幽王犹居镐京，则成王实都镐可知矣。宣王《车攻》之诗曰“复会诸侯于东都”，宣王于此会诸侯，则成王亦于此会诸侯可知矣。及平王东迁，乃都洛邑。而洛邑成于成王。周公复辟，在营洛之后。召公欲成王知所以谨其始故作此篇（召，邵）。

成王在丰，欲宅洛邑

1. 《尚书注疏》卷十四《周书》

（汉）孔氏传，（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

序，成王在丰，欲宅洛邑。

传，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欲以为都，故成王居焉。

疏，正义曰，成王于时在丰，欲居洛邑，以为王都。

传，正义曰，桓二年《左传》云，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观》云九鼎者，按宣三年《左传》王孙满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然则九牧贡金为鼎，故称九鼎，其实一鼎。按《战国□》颜率说，齐王云，昔武王克商迁九鼎，鼎用九万人，则以为其鼎有九，但游说之辞，事多虚诞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备载九州岛，山川异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两解之。

《尚书注疏》卷十四《考证》

《召诰》序“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传，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欲以为都，故成王居焉。

臣召南按，宅洛之意，始于武王。《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言“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又有成王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以《左传》臧哀伯言“武王迁九鼎于洛邑”，王孙满言，成王定鼎于郊廓，证之似确有此事。其初曰“迁”，其后曰“定”，次第秩然。但《史记》言营周居，其说可疑。若武王已有成规，周、召二公何须再卜乎？杜预曰，武王迁九鼎时，但营洛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营洛邑，谓之王城。故传曰成王定鼎于郊廓，可谓确解。正义曰戎衣大定之日，自可迁置西周，乃从九鼎处于洛邑，故知本意欲以为都，则尤确矣。惜颖达不移彼疏以解此传也。

疏，故称九鼎，其实一鼎。

臣召南按，既曰九鼎，岂一鼎乎？颖达疏桓二年《左传》，谓其鼎有

九，故称九鼎。何其同说一事，而彼此矛盾也。

2. 《书传》卷十三《周书·召诰第十四》

(宋) 苏轼撰

成王在丰

文王都丰。

丰，在京兆鄠县东。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

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则已有都洛之意。而周公、成王成之，且以殷余顽民为忧，故营洛而迁焉。太史公曰，洛邑，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迁洛邑，所谓周葬于毕，在郭东南社中，明成王虽营洛，而不迁都，盖尝因巡狩而朝诸侯于洛邑云。

3. 《尚书全解》卷三十《周书·召诰》

(宋) 林之奇撰

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

《召诰》。

周自后稷，在唐虞之际，以播种百谷教民稼穡之故，始封于邰。《生民》之诗曰“即有邰家室”是也。稷之子不窋，当夏后政衰，去稷不务，以故失其官，自邰出奔于戎狄之间。公刘者不窋之孙也，虽奔于戎狄之间，能修后稷之业，勤恤爱民，民咸归之。于是始立国于豳。《公刘》诗曰“豳居允荒”是也。太史公曰公刘子庆节立国于豳，误矣。公刘虽立国于豳，然其地西近戎，北近狄，故其十世孙太王嗣立，狄人侵之。太王不忍残其民以自存，于是去豳，逾梁山而邑于岐山之下。《绵》之诗曰“至于岐下，聿来胥宇”是也。文王之立，初由居岐，及其既已克崇而有之，于是自岐而迁于丰。文王《有声》之诗曰“作邑于丰”是也。武王之立，又自丰而迁于镐。文王《有声》诗曰“宅是镐京”是也。邰，即汉之右扶风郿县。豳者，汉之右扶风枸邑县豳乡是也。岐者，汉右扶风美阳县岐山是也，即《禹贡》所谓“导岍及岐”，其邑在岐山之下。丰者，

汉右扶风霸县丰水是也，即《禹贡》所谓“东会于泮”，其邑在丰水之西。镐者，汉长安西南有昆明池，北镐陂是也。岐，在郃之西北无百里，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里余。是公刘自郃而西徙于豳，太王自豳而东徙于岐也。丰，在岐山东南二百余里。镐，去丰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东也。武王既克殷，迁九鼎于洛之郊廓，其意已欲宅洛矣。《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之言曰“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是宅洛者，武王之本志也。武王虽有宅洛之志，然其克商也，天下未集而遽即世。成王以幼冲嗣立，而周公摄政。管、蔡、武庚，肆其不轨之谋，以间王室。周公方兴师讨叛，左枝右梧之不暇，宅洛之事未能为也。至其摄政七年，周公制礼作乐已致太平，将归政于成王，故营洛邑以卒武王之志，而后归政也。《史记》曰武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如武王之意，周公复申卜视，卒营筑，居九鼎焉。《左传》亦曰“成王定鼎于郊廓”，是其宅洛者，以卒武王之志也。《周礼》曰“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然则，武王有宅洛之意，而周公、成王成之者，诚以洛为地中，五服诸侯之朝觐贡赋道里为均，故建以为都，以居九鼎，而会诸侯于此焉。篇内有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而《车攻》之诗美宣王复会诸侯于东都，而其诗谓之复古，则自宣王之前，其会诸侯盖皆于此，而万乘之君则当在于镐，以宗庙社稷之所在，而王业之所本故也，不独此也。周之西土，迫近边徼，故虽其前世积德累仁，而常有夷狄之患。太王以来，至为之迁都去国以避之。自豳而岐，又自岐而之丰、镐皆自西而东。周公犹以为未也，又东营洛邑，以逆为后世之备。及犬戎之乱，平王卒迁而居之，虽其孱弱，无以绍文武成康之绪，而其所以迁者，是亦周公之意也。姜敬曰，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居洛，以为此天下中，诸侯四方纳贡献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夫人之爱其子孙，天下之常情也。先王之奄有天下，以传之子孙，固宜绵绵延延于万年而不绝。唯其子孙之贤不肖，历祚之短长，不可得而必。然其创业垂统，深根固蒂，为不可拔之势，以遗之者，未尝不尽

也。乃谓周公之心，苟其无德，则欲其易以亡，必无此理。当三监之难，虽其元恶渠魁皆已歼夷，而其党奸同恶之人，其顽梗未能遽革，将使之密迩王室，以驯服其心。而洛之地距妹邦下远，则不难于迁居，故其宅洛也。灋水之西，则建以为都，而居九鼎，谓之郊廓，亦谓之东都，亦谓之王城。灋水之东，则以居殷顽民而迁之，谓之成周。《汉地里志》有曰河南郡河南县，注云，故郊廓地，成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洛阳县，注云，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晋合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盖王城之与成周，虽已营之，而未之都也。幽王有犬戎之祸，平王始迁王城。至敬王与王子朝争国，子朝之党多居王城，敬王始都成周。成周之地，自敬王以前，未建以为都，至敬王始居之。此晋所以合诸侯而城之也。王城、成周，虽皆洛之地，然王城在西，周城在东。故子朝在王城，谓之西王；而敬王谓之东王也。是则周自太王至敬王，其迁都建国，皆是自西而东也。说者乃谓周公之营洛邑，即自镐还而居之。此说太史公已辨之矣。其言曰“学者皆称周伐纣以营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迁于洛邑，则成王未尝都洛也，明矣。《周官》曰“归于宗周”；《毕命》曰“王朝步自宗周”。宗周，镐京也，岂得为成王都洛也哉。说者又谓幽王之前，盖有自洛而迁于镐，故幽王之败，而平王东迁，此事虽无所经见，而周之迁徙，皆自西而东，盖其势然也。未有自洛，而迁于镐者也。成王当是时，在于丰地，欲居于洛邑以为东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居，因卜而营之。王与周公继至，召公乃于“庶殷丕作”之时，取币以锡周公，因告王以历年享国之长短，无不自己求之者。时周公欲成洛邑而后归政于王，王将总万几而治天下，故欲王戒慎恐惧，以祈天永命。此《召诰》所以作也。《清庙》之诗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时周公尚摄，则宅洛者，周公也。而此序乃言成王焉，正与《康诰》序言“既伐管叔蔡叔”同义。

4. 《尚书讲义》卷十五

（宋）史浩撰

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诂》。

周自大王去邠，邑于岐山之下，文王迁于丰，《诗》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也。武王迁于镐，“考卜维王，宅是镐京”是也。成王至是，欲谋都洛。洛当天地之中，四方贡赋道里适均，而武王克商，迁九鼎居之，已有意都洛矣。成王所以继先志也。其曰“在丰”，自镐至丰，款文王之故都，告文王之清庙也。其曰“相宅”，将营宫室，必相其阴阳，所谓辨方正位，以建国也。镐京，谓之宗周；而洛，谓之成周。成周，东都也。即是朝诸侯焉。其后宣王中兴，复会诸侯于东都，有以见成王营此，所以朝诸侯也。说者谓成王实未尝迁幸，至平王避犬戎之祸，始居于洛，谓之东周，而镐京始废。《黍离》之诗序曰“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于是镐京为犬戎所残，始为丘墟。扬雄乃谓，太和在成周。信如说者之言，成周乃平王所都，而谓太和之世，未之详也。然书序今言“欲宅洛邑”，欲者，未定之辞。窃意周公知洛为天地之中，故欲营治以为王都，因迁商顽民而自治之，则平王东迁之应，已兆于此矣。

5. 《尚书详解》卷十九《周书·召诂》

（宋）夏僊撰

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诂》。

丰，文王所都，文王之庙在焉。时成王将作洛，故往丰告文王庙。既告庙，乃使召公先周公而往洛，相所居。周自成王既立时，周公摄政已七年，意将营此洛邑，之后即归政于成王。召公谓王将亲总万几，欲其戒慎恐惧，以祈天永命，故告王以历年享国之长短，无不自己求之之意。其书作于召公，故谓之《召诂》。然序止言“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诂》”，而不及于告成王之意。盖序言其略故也。作洛者，周公之意，而曰成王者，犹封康叔作《康诂》者，周公亦曰成王。盖臣之举事，不可不引而归于君也。林少颖谓，周自后稷封于邠。诗《生民》

“即有郇家室”是也。其子不窋窜于戎狄。至公刘能修后稷之业，民皆归之。于是始国于豳。《诗·公刘》“豳居允荒”是也。太史公谓，公刘子庆节国于豳，误矣。公刘虽国于豳，然其地，西近戎，北近狄，故其十世孙太王，为狄所侵。太王不忍残其民，于是去邠，逾梁山而邑于岐。《诗·绵》“至于岐下”是也。文王初犹居岐，及其克崇，乃始迁丰。《诗》文王《有声》“作邑于丰”是也。文王又自丰迁于镐，《诗》文王《有声》“宅是镐京”是也。邠，在汉右扶风邠县；豳，在扶风枸县豳乡；岐，在扶风美阳县岐山；丰，在扶风霸县丰水；镐，在长安西南昆明池，即镐陂也。岐在邠西北五百里，豳又在岐西北四百余里，丰在岐东南三百余里，镐在丰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东。武王既克商，迁九鼎于洛邠廓。其意不欲宅镐矣。《史记》载武王言谓“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周居于洛邑，而后去是，宅洛者，武王之本意也。武王虽有宅洛之志，然其克商也，天下未集，而遽即世。成王以幼冲嗣位，而周公摄政，三监肆其不轨，以间王室，周公方兴师讨叛，左枝右梧之不暇，宅洛之事未能为矣。至其摄政七年，周公制礼作乐，以致太平，将归政于成王，故营洛以卒武王之志，而后归政也。然周公虽营洛邑，特居九鼎，而会诸侯于此。至万乘之君，则常在镐京。《诗·车攻》美宣王复会诸侯于东都，则是自宣王之前，其会诸侯实在于此也。至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乃始东迁洛邑，而居之。太史公谓学者皆称周伐纣都洛邑者，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迁于洛。是作于成王之时，而都者自平王始也。然周公作洛有二所，灋水之西则建以为都，而居九鼎，谓之邠廓，亦谓东都，亦谓之王城。灋水之东，则以迁顽民，使密迹王室，以驯服其心，谓之成周。《汉地理志》河南郡河南县，注云，故邠廓地，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洛阳县，注云，周公迁殷顽民是为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晋会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盖王城之与成周，虽已营而未之都也。幽王有犬戎之祸，平王始迁于王城。至敬王与王子朝争国，子朝之党多居王城，故敬王始都成周之地。自敬王以前未建为都，至敬王始居之此。晋所以合诸侯而成之也，王城、成周虽皆洛地，然王城在西，成周在东，故子朝在王城，谓之西王，而敬